傳信錄 中 上 下

李忠定公文集

DS
751
L48A2
1705
V.15

LIBRARY
JUN 18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皖桐左光先羅星選
宗人李春熈蟬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明　宗裔李嗣玄玄學訂
宗後學李榮芳子校

靖康傳信錄序

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實中國之大變、典籍所載、未之有也、朝廷應變、設施大畧、衆人所共知者、往往私竊書之、至於廟堂之上、帷幄之中、議論取舍、事情物態、為宗社安危生民利害之所係者、衆人所不得而知、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三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李綱伯紀著

明　宗人李春熙皡如輯

宗裔李嗣立較正

宗後學李榮芳英重訂

靖康傳信錄序 計字七伯七十五个

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實中國之大變、典籍所載、未之有也、朝廷應變、設施大畧、衆人所共知者、往往私竊書之、至於廟堂之上、帷幄之中、議論取舍、事情物態、爲宗社安危生民利害之所係者、衆人所不得而知、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書之或失其實此傳信錄所爲作也余自宣和巳亥
以左史論事謫官閑廢七年迨乙巳之夏蒙恩以太
常少卿召其冬天子內禪召對擢兵部侍郎旣改元
正月三日差克行營司叅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克
留守五日改克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
罷職五日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克都大提舉京城
四壁守禦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克河
北河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
事九月還次封丘除觀文殿學士知楊州十月以言
者改差提舉亳州明道宮尋落職十一月責授保靜

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壽移寧江以二年春行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幾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纔歲餘一身之進退榮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其夢耶然一歲之間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源於崇觀以來軍政不脩而起燕山之役去冬致寇其病源於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不

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邀求、一切與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賊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倍於賊、將士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刼寨之小衂、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得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益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譬猶病者、證候既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蹔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相什百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死以殉國

家之急、及其成功、則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外小大、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爲事、掃去偷惰苟且之習、娼嫉譖愬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哉、故余於此錄記其實而無所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靖康傳信錄上

計字五千七伯廿四个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戎子斡离不爲帥、寇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其一以國相粘罕爲帥、寇河東、李嗣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邊報狎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

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尚秘、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

中旬聞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

詔罪巳、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

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津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

南守、臣。具舟檝、運寶貨、爲東下計、於是避狄之謀外

廷始聞、余時爲太常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

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

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

建以爲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

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

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非時請對爲
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毛者、
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余曰、不可、肅宗靈武之事、
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由於明皇、
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有一能行此、金
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
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徇
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果
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
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

華章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歎息因言李綱之論與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禀議訖隨宰執至文字庫祗候引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余懷所論著劄子待對文字庫上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為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余不復得對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時日有五色暈挾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

隱、尊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尊道君皇后曰道
君太上皇后、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
后、居擷景園、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王孝
廸實草赦書、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疑、
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
余時猶在奉常、條具以聞、詔遣節度使、梁方平、將騎
七千、守濬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
探報虜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上
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

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余敘謝訖因
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内屬望
道君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
受禪之際燦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天
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雖若
可畏然聞有内禪之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
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
明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
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
義不足惜欲得歸明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

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增歲幣於大遼者兩倍、今既倍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敎示和好、不較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無爲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日有旨、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百官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道君太上皇帝、百官班於門外、宰執進見、三日有旨、以吳敏爲行營副使、以余爲叅謀官、團

結軍馬於殿前司又以蔡攸爲恭謝行宮使宇文粹
中副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東幸之具蓋斡离不之
兵距河濬州不守梁方平戰衂燒橋而遁何灌軍馬
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
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
姬等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是時從官以邊
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四日余侍對班於延和殿下
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間余竊思以爲
不可適遇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於殿廷間語之曰
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辯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

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余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余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

决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懋良
鄧徃觀賧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懋良鄧。亟詣新城
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與也。上顧問
如何。懋對亦以爲不可守。余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
備。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
不許開鑿。誠爲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
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
計。莫若整齊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
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
厚祿。畜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

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余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時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敘時方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梲副之余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

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爲丘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即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

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予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管、稍有疎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梲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尚書省、而宰執宿於內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余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襆被、皆將升車矣、余遑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殿帥王

宗濋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余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牓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欄杆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

聲喏、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余爲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曚副之、自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趙野爲門下侍郎、王孝廸爲中書侍郎、蔡懋爲左丞、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孝廸邦彥之姻家、故爲之、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宮官、故有是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叅謀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准備差遣、統制統領將領准備差使等、撑文武官處之、吏房户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疋兩、文臣自

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氈幕、安砲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

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宋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於牟駝岡、牟駝岡者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轔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卽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道君命打毬於其間、故知可以爲寨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實藥師導之、人謂藥師忠於國家、與金人戰、偶不利而從之、余弗信也、是夕、金人攻水西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

火船至、即以長鈎、摘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排杈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入對垂拱殿、方奏事間、傳報賊攻酸棗封丘門一帶甚急、上命余往督將士捍禦、余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即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自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壕、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奸細、

俾驗認、則皆漢人首級也、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
捕獲數人、即斬以狥、因使號令、如獲奸細、捕人親執
出頭驗實、推賞、輙殺者斬、自是乃止、余與官屬數人、
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
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
及之、而金賊有乘桄渡濠而游者、有登梯而墜者、有
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
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
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虜箭集于城
上如蝟毛、士卒亦有傷中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

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椀綵絹等、以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申未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俟明、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訖、陛殿奏事、引使入對、出斡离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對者、余因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李梲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余留身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余對曰

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梲柔懦而誤國事也、因爲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以爲金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爲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爲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上頗以爲然、余退巡歷城守、因乞宰執分提舉四壁、上命蔡懋分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

而李棁是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斡离不者南嚮坐棁望之等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斡离不遣燕人王汭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疋馬駞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中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棁等達朝廷棁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棁至自大金軍前宰執同

對於崇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宰執震恐、欲如其數、悉許之、余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明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況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僖、三祖陵寢所在、子孫柰何與人、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爲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續具報、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

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
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爲然、方謂都城破
在朝夕、肝腦亘塗地、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
足較也、上爲群議所惑、黙然無所主、凡爭踰兩時無
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
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日與大政、臣亦愛之而不
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
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上慰諭曰、不須如此
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毋金人欵我、此徐議可也、余
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

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
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
趣、尚冀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以
皇弟康王、少宰張邦昌爲質於金人軍中、已無可柰
何、則爲之留三鎭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幾
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而宰執裒聚金銀、自
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取、復索之
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昱
日對於福寧殿、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
獨余不謝、於是孝廸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

銀、以收簇犒設大金軍兵爲名、揭長牓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旣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余因對於福寧殿奏上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牓、毋得告訐、余因廵城過牓所、令傳聖旨、收牓歸行營司、移牒孝廸、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日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給芻粮、授器甲、踏寨地、團隊伍、皆行營司主

之晝夜竭力、無少休息至十七八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獲奠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余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書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掾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余竊歎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

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為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勅、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往往不復關報、余私竊憂之、自金人議和、誓書既行之後、朝廷日運金銀幣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之餽、使者絡繹、冠蓋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衆、其價不可勝計、余每爭以謂此不足為德、適所以啓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

然戎之生心、何厭之有衆方稱美上德不以余言爲
然、金人益肆須索、無所忌憚、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
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
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
子帝姬墳墓殯、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
贊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
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
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
之於金人、屈己講和、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
悖殊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

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四

靖康傳信錄中 計字四千八伯六十三个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為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郡、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

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候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鎭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爲然衆議亦允期卽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葢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古种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爲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刼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幹离不者取康王

以歸、雖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臥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决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丘門、爲之應援、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豫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丘門、勒兵於班荊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鏖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刼寨、爲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以違節制、爲种師道所誅、即

遁去、而宰執臺諫閧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离不遣使、謂用兵特將帥所爲、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予之、而使人反以爲不可、遂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即振旅以入城、詣崇政殿求對、旣立殿門、聞罷命、乃不果、退處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懋會計行營司所失、

裁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錫賚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余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擗登聞鼓、於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反爲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予、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又詬詈宰執、李邦彥蔡懋王

孝廸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惶恐、固辭不敢行、而宣召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已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趍東華門、軍民山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爲衆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閣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禀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於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鎮詔書、余既

罷、乃遣宇文虛中、齎詔金人軍中、復差臧禹秦檜爲割地使、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床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余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爲賊內應者、余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凡內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軍民殺傷內侍、擾攘中、劫掠內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獻、赴官司納、自以爲功、凡千餘人、都城懼再有變、

余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唱首、將賞之、各自言其姓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皆斬之、餘者逐去、是日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亦二十餘人、然後民情安戢、姦宄不作、初賊馬旣抵城下、余晝夜廵視、有盜衲襖一領者、有強取婦人絹一疋者、有妄以平民爲姦細而斫傷者、皆即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雖竊盜無有也、都城素多火、亦無作者、至是乃始紛擾數日、彈壓、然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爲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以行、康王得歸、上喜、賜予良厚、康王素有膽氣膂力、善射、

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刼寨之夕、恬然無所驚怖、
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刼寨、及封丘
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爲質、
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上賜燕於軍中、初十日
遂退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余
奏上曰、澶淵之後、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
送之、葢恐其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人退師今
三日矣、初謂其以船栰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
而畢、盍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爲太
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爲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

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旣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决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以吳敏爲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梲右丞初李邦彥蔡懋王孝廸趙野旣爲國人所勾逐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丐罷上初未許至是邦彥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懋罷左丞除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孝廸罷中書侍郎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故有是命十五日簽書樞密院事唐恪供職初恪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

李邦彥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澤州奏大金
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折
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
爲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
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
郡、平日養贍、蓄積爲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
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
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
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
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咎予、盡遣城下兵、以追幹

离不之師、將無以支捂、余曰斡离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旣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琅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懐、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决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啓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斡离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即還、余聞之、於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沲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議論二三、悉解體

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遥護之而已、於是金人復旁出
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
果退如余言、乃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
州、而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爲
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僉議以
三鎭爲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爲國家堅守不下、即遣
使再議、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
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李棁
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宫觀、以翰林學士何㮚爲右
丞、御史中丞許翰、爲同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

仁供職。初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爲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至是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間也。詔以道君太上皇帝廻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郎趙野爲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内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以爲緩。則於岸側得搬運磚瓦船。乘載。饑甚。於舟人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於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騾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憇。宇文粹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

勝提兵三千扈從渡河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
留泗上控扼淮津旣抵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
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鎭江道君太上皇后居維揚
皇子帝姬皆留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
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
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
不以爲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
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
是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
使臣數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寧殿留身白上曰此

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
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
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
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爲數人所覺萬一
挾道君於東西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
曰奈何余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顯謫童貫等乞道君
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爲然
山乃不果行而童貫等相繼皆去道君還次南都徘
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
以爲憂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

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於是喧傳、且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上令余齎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秋口、遇道君太上皇后船、余具榜子、拜謁道左、道君太上皇后艤舟、令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余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合

具奏知、乞依趙野例、幄前奏事、復傳敎旨允、余遂登舟、入幄中、於簾前拜訖、具道上聖孝思慕、且敘致方艱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獎諭、余再拜謝訖、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余對曰、朝廷見以擷景園爲寧德宮、奉道君太上皇后、恭遵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令居禁中、余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

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
須是措置、令是則得、因泛語他事、余拜辭登岸、因呼
内侍楊修李倈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
巨璫也、以余言爲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曰、相公所
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宫後、欲一到禁中、神御前燒
香、可否但奏來、余對曰、道君太上皇帝、既居寧德宫、
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
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
從人、余以前語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
有許居寧德宫意、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

而道君太上皇后入國門日聶山請以禁衛護宣德
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
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
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
帝仁孝四方所知且奬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
公之力爲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
乞道居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
其一自叙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
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
曰相公頃爲史官因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

時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伏蒙聖恩免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余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大抵災異變故、譬一人之身、病在五藏、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脩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爲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余具以實對、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

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可復論此、余於是竊歎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爲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時、兩宮隔絶、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拆毀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止欲得民心、拆毀夾城、止欲防奸細之類、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

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刼掠、須當隨
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然爲尊長者正
當[illegible]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
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爲宗社計、故
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
回鑾、臣以爲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
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
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以賜曰、
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余固辭
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

宮燒香、初余次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寳輦儀物等
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
香、禁衛寳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夾道聳觀、
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辭、
再對於幄殿、道君出青詞稾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
乃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徃亳
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
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
帝、因袖中出書付余、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
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

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先具劄子以所
得道君聖語奏知、上批答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
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於垂拱
殿、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荅語、嘉勞久之、以道
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銀絹等、具劄子進納、有
旨不允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五

靖康傳信錄下 计字七千弍百卅七八

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内侍、出榜行宫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獨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决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

已余奏曰天下之理疑與誠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有至於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必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於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搆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嚮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

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材、冐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返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構、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再拜辭上而出、居啓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復即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押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月入國門、余以守禦使職事、

迎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於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吳敏徐處仁諭旨、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留、辭意懇惻、余不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爲朝廷堅守、天時浸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即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

爲上條其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鑒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脣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黄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横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

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人置器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爲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

悉爲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蕪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隤圮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

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擄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
免租賦、以賑恤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
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
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務、宜
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
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八謂陝
西解塩、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因
行東南塩法、而解塩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
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

論異同、雖建橫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雖委提舉官遵舊制、教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訓練、置器甲之議不行、雖委沿邊增修塘濼城池、而輔郡畿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委諸路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雖放河北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雖行加擡粮草鈔、而貼以四分香藥、雖復解鹽、而地分不如舊制、余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方建議立東宮、開講筵、斥王安石、罷春秋博士、而臺諫所論、不過指摘京黼之黨、行遣殆無虛日、防邊禦寇

之策、反置而不問、余竊私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專行、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槩有五、一曰係將兵、二曰不係將兵、三曰土兵、四曰民兵、五曰保甲、係將兵、除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三千人爲率、不過三萬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保甲除河北河東外、起於陝西、不過三萬人、并見在河北河東兵、通爲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將上得旨須行、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爲不須如此者、又乞降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畧、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

材錄用、上從之、又建議謂在京馬步軍十餘萬、隷於三衙、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閱、因勒成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之、已而殿帥王宗㴒等、以爲侵紊、非祖宗制、詔罷之、余然後竊歎、知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欲置詳議司、簡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余爲提舉官、命既行、爲耿仲沮止、敏丐去不果、余奏上曰、陛下即大位於國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日

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
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月濫耗蠹邦財者宜
稍裁抑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爲然委余
條具以聞余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至遥郡刺
史祖宗本以待勳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絶少今
皆以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換授環衛官以
抑其濫又三省堂吏祖宗時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
始許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條皆類此上
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
綱陳請裁減下項又牓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

卸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等第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卸甲錢也、余聞之驚駭、徐詢所以、乃執政密白上、以余得都城軍民之心、欲以此離間之、余始憂懼、不知死所矣、方欲復丐罷、會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寖不可長之語、余惶懼於上前辯明曰、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空名文武官告勑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者、乃齎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即與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

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敘孤危之蹤、爲人所中傷者
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温顏慰諭、謂偶批
及此非有他意、余退居定力院、入劄子待罪丐去章
十餘上、上悉批答不允、遣使押入、余不得請、即徑出
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於道
既歸府、復鎻府門、余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
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
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
此何也、上安慰久之、余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
會种師中歿於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

議以余爲宣撫使代師道者初斡离不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以矢石及之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中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爲鎻城法以困太原鎻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而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种師中率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

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碗、秖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憤怨、相與散去、師中爲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納建議者之說、決意用余、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慮思殿、諭所以欲遣行者、余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爲大帥、恐不勝任、且誤國事、死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

勅面授、余曰、卽使臣不量力、爲陛下行、亦須擇日受
勅、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别擇日受、余還
卽移疾、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
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悉不允、於是臺臣余懋求諫
官陳公輔、相繼上言、余不當去朝廷、上皆謂爲大臣
游說、斥去之、乃無敢言者、或謂余曰、公知上所以遣
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乃欲緣此去公、則都人無辭
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
郵之賜、奈何、余感其言、起受命、上錄裴度傳、以賜余、
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

人强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之萬一、以度況臣、實爲非倫、且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隆興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根本、寖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燿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古帝王

勤儉之德、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釁
訛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擯逐戎狄之
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
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
聽、上優詔寵答、宣撫司得兵二萬人、而闕馬、余白上
曰、戎事以馬為先、今之馬如此、無以奮發軍容、昔天
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軍容不整、皆叛
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國體、非細故也、事
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疋、上以為然
令條具以聞、既而牓於開封府曰、宣撫司括馬、事屬

騷擾、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所牓同、余竊嘆息而已
以二萬人分爲五軍、時捷勝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
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軨、時劉軨除宣撫副使、乃唐
恪所薦、余初不知也、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代姚古、
以折彥質爲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宣
撫司兵、凡萬二千人、余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纔
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六日啓行、而庶事皆未辦
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余惶懼
入劄子、辯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
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

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併罷樞莞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告勑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余入見上。具道所以爲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秪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爲朕廵邊、便可還闕、余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粮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

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
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
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
苑、所以賜勞甚渥、余犒軍訖、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
節以狥、初安節隷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
至、安節鼓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
是兩郡之人、皆驚擾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
還闕、余召斬之、人皆以爲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
河陽、入劄子以畿邑氾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
城壁頽圮、當亟修治、今雖曉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

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
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踰二百年、聖聖傳授、
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
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
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爲足信、
無以小有材未聞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邦本、以
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爲億兆蒼生之所倚
賴、天下幸甚、初余陛辭日、爲上道唐恪聶山之爲人、
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批答有銘記
於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

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趕奪婦人
釵子者、立斬以狥、拾遺棄物、决脊黥配、逃亡捕獲者、
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以為步不勝騎、騎
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忠
者、献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鎗刃、運轉輕捷、
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
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
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㫖、凡詔書所起之
兵、悉罷減之、余上疏力爭、其大畧曰、臣昨待罪樞府、
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謂中國軍政不修、

言之不勝駭指

幾三十年、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必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

天下之人、解圍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
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
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
欲分布南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
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
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
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人之衆、
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
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
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弓弩手、又罷土兵、又罷

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粮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闕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

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為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

入寇、當取某地、强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懼、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卧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謂太原之鬬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衂、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爲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粮、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

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未報間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踈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

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
意、昔周爲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
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
忿而歸、其後眞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
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
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
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
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
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御
批促解太原之圍、於是宣撫副使劉韐、制置副使解

潛、察訪使張灝、勾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
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
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韐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
彥質主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
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
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余奏
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
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
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
汾遼之師、皆逗遛不進、其後張灝、又違節制、用統制

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爲賊所奪、余極爲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初賊騎既出境、即遣王雲曹矇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兵民不肯割、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既而徐處仁吴敏罷、相而相唐恪、許

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
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門下侍
郎、亦蔡攸矯制爲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竊歎曰、
事無可爲者矣、因入表劄奏狀、丐罷初唐恪謀出余
於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余亦不
能留也、至是皆知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不允、余
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憒之疾、不罷
決誤國事、并敘曩日榻前之語、於是上命种師道以
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余赴闕、且
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兵、余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

守本官致仕、行至封丘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時九月初也、余具奏辭免、不敢當、臣上疏言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并防秋兵若干、今屯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付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樁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

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旣而果有言余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十罪、於是着落職官觀、責授保定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余上疏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責寧江、用舍進退者、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國家艱難、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勢、轉危爲安、幾成、而爲庸懦讒慝者壞之、爲可惜也、殆天未悔禍、生靈未有休息之期、命運之行自有數也、不然、何以若此、余自建昌、假道長沙、以趨川峽、適荆南爲寇賊所據、道梗少留、時都城復爲虜騎攻圍、朝廷不通、耗者累月、端

憂多暇、探篋中、取自上龍飛、余遭遇以來、被受御筆
內批、及表劄章奏等、命筆吏編次之、因敘其設施去
就、本末大槩若此、庶幾傳信於後世、時靖康二年、歲
次丁未二月二十五日、長沙漕廳翠藹堂錄、

統計一萬八千五百九十九个字